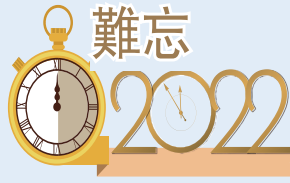


百業打工仔熬過「市道寒夜」 迎復甦晨曦籲重振信心



若要為2022年找一個關鍵詞，「新冠肺炎」「Omicron」一定入圍，其次就是「復常」。過去一年，香港的防疫抗疫措施穩步有序地放寬，由去年初食肆一度限制每枱最多兩人，到逐步取消人數上限；入境酒店檢疫日數一度長達21天，到目前連掃描「安心出行」的要求也取消了。在這條得來不易的復常路上，旅遊、飲食以及酒吧業體會最深，每次「加辣」，有人咬着牙關熬過去，有人轉危為機撐到行業的春天來臨。黎明前的黑夜最是黑暗，現在他們已見到晨曦漸露，有重回崗位的導遊興奮地說：「好像火鳳凰一樣，感到是浴火重生！」有酒吧老闆感慨說：「疫症像一場海嘯，摧毀一切，我們要努力『重建家園』！」通過親身經歷，他們寄語港人來年積極重建信心、讓香港再展光芒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

抗疫路上能屈能伸 復常中重建重生



◆王家雄疫情下一度轉行，今年終可重返其喜愛的旅遊業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

旅業迎曙光 喜若「火鳳凰」



任職導遊33年的王家雄自言是見過風浪的從業員，非典、金融風暴……難不到他，但持續約三年的新冠疫情確實是一場磨難，飽歷疫情洗禮，他學會「能屈能伸」，失業期間一度轉行當散工、保安，及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工作，生活省得就省。等了又等，終等到行業復甦。回巢後，每個帶團機會都不是理所當然，他珍而重之地把握每個出團機會，讓團友盡興而返。對可以重返喜愛的旅遊業，他形容道：「好像火鳳凰一樣，感到是浴火重生！」

現年53歲的王家雄能操流利日語，於1989年加入導遊行列，見盡不少風風雨雨，「2003年非典襲港，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金融風暴，但無人想到今次的新冠疫情，是最嚴重的一次！」

2020年3月日本封關，香港特區政府亦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和要求外地回港人士強制檢疫14天，令出境旅行團停頓，「當時想到之前已經歷過非典，以為只是停頓3個月，當作休息，以為只要再多三個月就過去……」可惜，三個月又三個月，如是者3年來都處於無工開的狀態，幸特區政府一直透過「防疫抗疫基金」推出「旅遊業支援計劃」，讓業界「吊住鹽水」。

旅遊業長時間處於「冰封」狀態，王家雄效力的旅行社最終在2021年3月無奈遣散大部分員工，「公司對員工好有良心，用之前最多收入的月份去計算遣散補償。」

王家雄家累不輕，兩名女兒分別就讀大學及中學，仍未分擔家庭經濟，但他早年已投身工作，故薄有積蓄，「雖然有壓力，但自己沒有不良嗜

好，有積蓄，亦已無須再供樓，太太又有秘書工作，只需她出小部分開支如買菜等，大開支就用自己的積蓄負擔，當然會節儉一些，減少外出吃飯，衣物破損便自己縫好。」

炒散 參與抗疫 等待復甦

離開開心的旅遊業後，他不忘增值自己，包括參加僱員再培訓局以至工聯會的課程，學泰文和烹飪，並「炒散」（打零工）做過不同工作，「做過一個月售貨員，又做過保安替工，以及日式居酒屋等，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則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工作。」他表示，同行大部分也會從事與防疫相關的工作，「好多謝政府請我們，從事旅遊業有接待等的經驗，亦有優勢。」

在政府補貼下，旅遊從業員熬過行業最寒的嚴冬，迎來春日曙光。今年6月，日本開始開關，先容許旅行團入境，王家雄馬上重歸原來的旅行社帶團，6月22日帶首個解封後到日本的旅行團，「當時公司問我是否可以帶該團，我便向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請假，當時仍未敢貿然辭職，到10月才正式回巢。」

他帶領的首團只有7名團友，但他將團友視如至寶，讓大家重拾久違的旅遊樂趣和滋味，「他們（團員）本想到日本自由行，但當時日本只准旅行團入境。為了去旅遊，他們不惜回程返港時接受隔離檢疫，我更愛他們玩得盡興而歸，令他們覺得『坐疫監』也是值得。」

隨著特區政府之後逐步放寬檢疫措施，旅遊業市道向好，「現時有不少人查詢及報團，每團人數亦由最初幾個加到現在20多個。」他日前就帶團到北海道後剛返港，而該團就有20多名團友。

捱過「酒吧業海嘯」 部署再築「不夜城」



◆錢雋永直言經歷最黑暗時刻，是時候重建夜生活文化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

「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場海嘯，摧毀了很多東西，令酒吧人手流失，更改變了市民的生活習慣。」入行廿載的錢雋永在新冠肺炎疫情最嚴峻時，40間分店悉數暫停營業，「不能開門做生意但要交租和養夥計，壓力好大。」病毒與人的戰爭，從來都是一場持久戰，必須將消耗減至最低，保持實力靜待再生的機會，故他與員工一同減薪及節衣縮食。3年間，他與其他酒吧業一樣斷斷續續營業或提早打烊400天，終迎來特區政府明確表示「復常」是「不走回頭路」，「終於鬆一口氣！」放在眼前另一課題是，海嘯式破壞後，需要重建信心、重建香港的不夜天。

現年44歲的錢雋永於20年前入行，「最初在Bar City（酒城）幫老闆打雜，未夠兩年老闆開新酒吧找我做合夥人，投資了數十萬元（港元，下同）正式做老闆。」甫入行，他就遇上了2003年「非典」惡浪，「當時的疫情令好多人不敢出街，生意好差、少了一半，但（酒吧）仍可以開門營業，且受影響情況只維持3個月。今次新冠疫情才是我經歷過的最大風浪，是最黑暗的時刻。」

以他的酒吧集團為例，在各區共有40間分店，停業期間仍要支付租金和維持員工生計，「幸好政府防疫抗疫基金有津貼，每次停業也靠基金補貼交租和出糧，但有關金額並不足夠完全彌補開支，夥計只能出半糧。」他坦言，自己亦同樣收入減半，「無辦法，公司面對困難，亦只能支半薪，以往想花錢可隨便花，疫情下也不敢購物。」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約三年，他的酒吧已有不少人才流失，「員工薪水少了，只有一萬元根本不夠花費，他們住屋租金都要8,000元，有些要養子女及父母，所以唯有轉行，最多改做運輸、保安等行業。」

信復常後會多了人見工

過去一年疫情嚴峻，但現在已迎來曙光，「政府講明不走回頭路，不似以往（酒吧）關完又開，開了又關，所以鬆一口氣，覺得已捱過最壞時刻。」他直言酒吧業復常需時，期望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後，內地旅客重臨，生意才能真正復常，「好似商業區的酒吧，有三成顧客是訪港旅客。同時，業界還面對有很多業內員工已轉行，因為缺乏信心而不會重返酒吧業。之前招聘人手已遇到困難，現在政府不斷放寬防疫措施，我覺得要社會真的復常後才會多了人見工。」

展望未來，錢雋永認為，當務之急是要重建市場，重建員工的信心，以及重建香港的不夜天，「疫情持續太久，不少市民已沒有夜生活，希望重塑香港夜生活文化，重新吸引客人到酒吧消費。」

老闆員工一同減薪減消費

「每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，最首要停業是酒吧，最後重開的亦是酒吧。我們前後有多達400天是要提早打烊或處完全關閉的狀況，今年第五波疫情停業時間最長，不是沒有客人，而是想做生意也不能做，很多酒吧老闆虧到入肉。」

失業轉做「兩餸飯」 信未來長做長有



「辛苦不要緊，有工開已很開心！」對曾因疫情瀕臨手停口停的李建芳而言，有工開是最高興不過的事。她所任職的茶餐廳在疫下易主，但危與機有時是一念之間：她的朋友聯準堂食防疫措施多，反觀外賣不受影響，遂轉型做「幾餸（菜）飯」並獲得李建芳「打散」（掌權）。李建芳表示，即使社會復常，「幾餸飯」省時省工仍是市民「醫肚」之選，故自己對前景充滿信心。

來自江西的李建芳，父親在當地經營餐廳，自小就接觸餐飲業，12年前移居香港後在飲食集團旗下酒樓任職，後來胞姊在太子經營茶餐廳，她即跳槽到茶餐廳幫手。不過，新冠疫情下的社交距離措施，令茶餐廳最終因虧損而轉讓，李建芳瀕臨失業，從事裝修業的丈夫也一度開工不足，家庭開支卻不減，所住居屋每月供款7,000多元（港元，下同），還要繳付水電費等雜費，而就讀中六的兒子日後上大學也要不少費用，「所以我一定要工作，幫補家計，互相扶持。」



◆李建芳指疫情下「兩餸飯」吸引不少顧客，亦令員工能繼續從事餐飲業工作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

為生計操心之際，李建芳胞姊有一名朋友看中疫下的外賣商機，於兩年前在土瓜灣物色店舖賣兩三餸飯，並邀請李建芳打理。她表示，疫情嚴峻時不少酒樓結業，「一些酒樓舊同事轉行做保安，一些則去方醫院做保安及

清潔，人工高但不長久。」但幾餸飯大行其道，成為逆市奇葩，令不少同業轉型。

她坦言，並非所有人都適合這行業，「兩餸飯其實難請人，無人做，覺得辛苦，有些做一日就走，嫌時薪六七十元人工低，盛菜盛到手痛，倒飯倒湯亦好重，以往不是做飲食業的會不習慣。」

捱慣飲食業「有工開已很開心」

李建芳打理的店舖吸引不少顧客，最大賣點是海鮮選擇多，「老闆的父親開魚檔，所以有好多海鮮選擇，除了有白鰻，還有斑球鰻、鱸魚、斑仔，間中有星斑，包括冰鮮的東星斑。」她更建立群組與熟客聯繫，保持客源。

香港社會正邁向復常，她認為市道好轉後幾餸飯亦不會式微，「就如家常便飯，住家飯是不會厭的，好多客也說現在晚上已不煮飯，又要買飯又要洗菜，食完又要洗碗，買一個兩三餸飯，幾十元搞掂，省好多功夫時間。」

總結過去一年和展望未來，李建芳說：「覺得好開心，辛苦不要緊，有工開已很開心！」

香港第五波疫情回顧

